

# 當前中共對高棉策略之剖析

羅石圃

棉共政權，為中共當前在印支三邦碩果僅存的忠實夥伴，當其被越軍逐出金邊後，中共之以籠絡泰國假道以支援其重建基地，再整師干，及拉攏「東協」維護其「聯合國」席位，都顯示它與棉共政權血肉相連，休戚與共。至於北平最近何以為了遷就「東協」，不惜將棉共專政的「民主高棉」政權，拱手讓予反抗越的棉人領袖？甚至表明棉共巨頭，都將自我放逐到北平？這固然是出於情勢所迫；但就中共的策略而言，則屬以退為進。

## (一) 中共與「赤吉蔑」關係的淵源

高棉共產黨，有「吉蔑越盟」(Khmer Vietminh)與「赤吉蔑」(Khmer Rouge)之分。前者由越共卵翼而來，因曾經參加「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實即越共的外圍，所以有「吉蔑越盟」之名，其孕育則在胡志明組成「印支共產黨」之初。至此一區域共黨組織解散後，「吉蔑越盟」便變為越共的一體的分肢；迨抗法戰爭興起，始由越南回棉從事武裝抗法。當一九五四年日內瓦締結越戰停火協定時，越共以其在棉境迄無發展，遂將其不到兩營人的部隊全部撤回北越，以便整訓後再俟機捲土重來。

繼後河內急於南侵，爲了假道高棉以便進軍南越，遂不得不應允施亞努的要求——斷不許援助棉共。「吉蔑越盟」便祇有繼續在北越羈留，一時無法回棉一顯身手，而在此同時，另一批從巴黎回棉屬於馬克斯主義小組的知識份子，因言論左傾遭到了施亞努政府的緝捕，曾於逃亡過程中，組成了另一枝棉共——「赤吉蔑」。他們雖竭盡所能，企圖獲得越共的就近支援，但由於河內不敢毀棄它對施亞努的承諾，以免觸怒金邊而不能假道，所以對「赤吉蔑」的一再求援，都祇有視若無睹，因而種下了這股棉共仇視越共的根源。

此一期間，北平與金邊關係雖相當熱絡，周恩來且曾面告施亞努「革命」沒有輸出的可能。但中共駐棉使領人員，面對「赤吉蔑」的求助，仍然不願開罪金邊，透過華商給予援助，甚至在一九六七年，施某爲此惱怒到聲言將與北平絕交，中共亦不割斷它與「赤吉蔑」的關係。這便是棉共一開始便親近北平的來由<sup>①</sup>。回顧此時，中越共之間，雖關係仍舊密切，但因蘇俄的介入，已使河內的立場由先前對北平的一面倒，變爲週旋於北平與莫斯科之間。

一九五三年，武元甲曾在越共政治局會議席上，公開反對邀請中共派兵入越參加奠邊府會戰，並揭露中共有置越南於附庸的野心。繼後又有胡志明訪俄求援，及越共親「華」派巨頭長征的總書記職位由親俄派首腦黎笋取代<sup>②</sup>。凡此種種跡象，都顯示越共大有倚賴蘇俄而與中共離心脫幅的可能，因而引起後者的顧慮。因此，北平無視於觸怒金邊而支援「赤吉蔑」，顯然含有牽制越共迫使其不敢琵琶別抱的居心。

又在此一期間，周恩來曾使出全力籠絡施亞努，使他轉變親美立場而標榜中立，且不惜由親北平進而讓河內假道南侵。對越共而言，北平此舉，無異爲它擴大越戰，施以援手；但對中共而言，其真正用意，乃欲藉與金邊建交後的便利，支援「赤吉蔑」，作爲其本身他日鉗制越共的一枝伏兵，在七十年代以前，中共與「赤吉蔑」的關係祇是奠定了友好的初基，因爲此一階段的中共對高棉政策，仍是以促使施亞努政府推遠其與美國的關係爲優先，尙不便公然支援棉共叛亂。

## (二)、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第二階段

至施亞努遭到棉人愛國反共勢力罷黜其元首地位後，中共卽爲他組織流亡政權於北平，並由「赤吉蔑」主席喬森潘以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在國內負責實際責任，進行與金邊反共政府的戰爭，河內爲了保持其在棉境的運輸通道及庇護所，便唯有假棉共旗幟以

註① 「高棉易主的前因後果」，本刊，十八卷、五期，一九七九、二、十，拙著。

註② 「北越內幕」，P. J. 霍尼著，一九六三、十，出版，陳銘盛譯，香港籌火社印行，一九六六、五。

掩護其侵略罪名。當時越共除與棉共並肩作戰攻守相應而外，對棉共軍來自北平的支援補給，亦不能不准予假道並代為轉運<sup>③</sup>，此一階段，乃中棉共的蜜月時期；反觀越棉共的關係，則經常造成了越共駐棉部隊與棉共軍發生衝突。這在河內，顯已了然於棉共到了羽毛已豐之時，將難免成爲北平用爲反噬它的爪牙，不過越共也早就安排了併吞「赤吉蔑」的妙算，且在雙方並肩作戰之初即已實行。

在河內接受了十多年豢養的「吉蔑越盟」，到了一九七〇年金邊與河內由玉帛化爲干戈後，才開始有用武之地，亦即從越南回到祖國參加棉共陣營，對馬列主義，他們受過高深的薰陶；在戰陣上，又經過了嚴格的訓練，尤其對大砲的使用與修護保養，具有專長，更適合祇使用過輕武器的棉共軍需求。河內派遣他們回國時，顯然認爲在不久後，棉共的軍政權力，都將落入它的螟蛉手中。誰知「赤吉蔑」對他們早有戒備。

棉人基於與越南的世讎，對越人都懷有憎惡心態，而這批經過河內豢養十六年之久的「吉蔑越盟」份子，一旦回歸祖國，無論生活習慣，都與棉人大有差距，所以被目爲「半高棉人」。尤其在「赤吉蔑」陣營內，一般都對他們不願接近；而畀予他們的職位，又多屬砲、工兵教練。以致他們對河內賦予的奪權使命，雖屢有圖謀，但都在事先即被破壞，反而造成了棉共對越共的愈加憎恨；而「吉蔑越盟」份子則更成了「赤吉蔑」的眼中釘，這對中共力求拉攏棉共的企圖，便有如爲叢驅雀<sup>④</sup>。

當金邊與西貢相繼變色後，河內既已公然偏向莫斯科，北平與金邊便相隨而日益親暱。雙方的冠蓋往來與中共對高棉的軍經援助，甚至不再經由通過越寮的陸路，都由海空路線直接往來。由中共裝備編練的棉共軍，乃以廿四名官兵編爲戰鬥組，到必要時，可以結合爲相等於一個步兵團的兵力，所使用的雖都爲中共製造的輕武器，但另有砲、工、輜重部隊相機配合支援。在戰術上，「探敵來我去，敵去我來，敵分我合，敵合我分」的游擊戰法<sup>⑤</sup>。因此當時南越邊陲，曾不斷遭到棉共突擊隊的進攻，且都有南越叛軍與它裡應外合，造成越共邊防軍腹背受敵，雖疲於奔命，亦苦於防不勝防。

一向藉北平撐腰企圖與河內分庭抗禮的「南解」，在南北兩政權合併後，即已與南越「反共」、「反被北越吞併」的各種叛亂勢力合流。據河內指控：中共在越南華人社會中，早已佈建其第五縱隊，「南解」從中央到地方組織都設有「華運部」，而華人在南越分佈既廣，尤其越棉毗連的湄公河三角洲，更爲華人勢力範圍。可見此一時期南越的叛亂蜂起，相互合流，並與棉共突擊軍裡應外合；而中共對南越叛軍的補給，經由棉共送至它們手中。這些都是中共指使其第五縱隊的傑作。同時更可看出北平對高棉的策略，係以高棉爲制越據點，利用棉共與「南解」結合，以期合力推翻河內親俄政權，這是中共對高棉策略的第二階段。

註③ 「施亞勞答答問」。（基督教科學感言報），一九七一、十一、廿六，阿蘭尼塔（Gemma Cruz Aranceta）執筆。

註④ 同註①。

註⑤ 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八、元、一，一版。

### (三)、攻越之戰對保留高棉基地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春初，河內出動正規軍廿萬人遠征高棉，於一鼓攻下金邊建立橫山林政權後，再以破竹之勢，對棉共殘兵追奔逐北。對越共而言，這正是針對中共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策略，企圖一舉將北平佈建在河內南面的勢力，予以掃除。中共面對其在印支三邦碩果僅存的棉共政權勢將解體，在無法坐視的情況下，立即襲「圍魏救趙」的故智，亦出動廿萬重兵向越北進攻，迫使河內不得不從高棉戰場抽調勁旅回國馳援，棉共的潰敗部隊，乃得以乘機集結於棉西山區，重建基地，再整師干，其先前在泰棉邊境的棉人反共游擊武裝，亦紛起抗越<sup>⑥</sup>。

中共的攻越之戰，雖前後祇經過十七天的戰鬪即自動撤軍，並未換取到河內在高棉採取同樣的撤軍行動，但對它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策略而言，則發生了重大作用。諸如「東協」和它聯手反霸，雙方在外交戰線上合力打擊越俄，以及泰國允許它假道援棉，這些都是得力於攻越之戰。很顯然，俄越在策定侵棉之戰時，本已料定以游擊戰編組的棉共部隊，面對重裝備的越軍進擊，自非對手；迨攻佔金邊後，再乘勝追奔逐北，更可使棉共的殘部無所遁逃。惟以毗連泰境的棉西山區地勢險阻，如果不能獲得泰方的合作夾擊，仍將難以掃穴犁庭。然而在越俄的估計中，則認為曼谷在越共重兵壓境的情勢下，爲了換取侵棉越軍不致犯泰國邊界，自不敢不承認橫山林政權，甚且願與河內、金邊訂結互不侵犯協定，而對棉共殘部攻守相應。

至中共進兵越北，泰國及其「東協」夥伴國都對棉戰所帶給它們的危機大爲改觀，它們認為河內忱於越北之戰的慘痛，在中共重兵仍陳列於其邊境的緊張狀態下，不僅其侵棉部隊不敢對泰境逾越雷池，且在棉共殘部重整師干，及與其他棉人抗越武裝的聯合反攻下，將使河內遠征高棉的廿萬部隊陷入泥沼之中。河內面對此種情勢，便祇有以談判結束侵棉之戰。如此一來，北平對高棉的策略，不僅仍然可以運用棉共流亡政權脅制河內親俄派，且可進一步聯合「亞西安」共同打擊越俄。至於棉戰的拖延，則更有利於它從容扶植越共陣營中的親「華」派向親俄派奪權。

當前越南蜂起的叛亂勢力，有「反共」、「反被北越吞併」的南方集團，另有「反黎笋親俄政權」的勢力，分佈在越共領導層及「南解」和其外圍。我們應該不會忘記：毛澤東在南越變色、河內已顯露親俄跡象時，曾面告越南駐平大使，謂「越南如果反帝不反修，必將有二次『革命』。」言下之意，亦即表明河內如果偏向「蘇修」，中共便將指使其親「華」勢力興起叛亂<sup>⑦</sup>。其所以敢於作此警告，正是由於中共在它哺育而成的越共陣營中，早已遍佈爪牙；何況它在華人社會中所建的秘密組織，更可滲

註⑥ 「東協對越南外交的經緯與展望」，本刊，廿卷，三期，一九八〇，十二，十，拙著。  
註⑦ 江青對外交幹部的講話。

透到各階層。這些都可對越南的治亂，發生重大影響。

越共政治局委員黃文歡因反對走親俄路線被調任國會常委會副主席後，居然可以投奔北平。繼後內長陳國環與外長阮維楨等被拉下馬，都因與此案有關。可見中共在越共領導階層中的同路者大有其人，他如前任「南解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張如噪，曾經由巴黎訪問過北平，勾留甚久，而曾經擔任過西貢空軍總司令及副總統的阮高奇，亦已由美國轉投北平充任中共軍事顧問。此即表明中共無論對河內領導階層，對走親俄路線的好戰派，以及對南越左右兩翼的叛亂勢力，都有代表掌握在其手中，因此，中共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重要性益增，更加不能喪失，否則一着之失，必將形成滿盤皆輸。

#### (四)、何以不惜犧牲棉共利益

不過當前中共對高棉所需求的，並不限於它所培植的棉共喬森潘集團與其配合制越，而是致力於全體棉人愛國勢力的結合——組成無分政治立場的聯合陣線以對抗越俄。尤其是「亞西安」爲了迫使侵棉越軍撤離，和中共聯手反霸，已在外交戰線上得到了節節的勝利，更形成了與北平南北呼應以鉗制河內親俄政權的一枝別動軍。北平雖早已洞悉在棉人抗越陣營的各派勢力，無論是宋山或英丹所領導的部隊，或親施亞努的武裝，都與棉共水火不容；而泰國及其「東協」夥伴。所企望的，也都是以扶助棉人反共派恢復領土主權爲首要目標，但它從泰國假道所支補的對象，亦並不捨棄棉人自由勢力，且強調對抗越各派無分左右立場<sup>⑧</sup>。

當上年十一月，聯大以壓倒性多數票先後通過棉共政權繼續保留代表席位，及接納「亞西安」提案——要求外軍全部撤離高棉，以便召開國際會議討論解決高棉問題，俾由棉人組成新政府以恢復領土主權前夕，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即聲稱：由於棉共惡名昭彰，如果「民主高棉」政府再不澈底改組——由著有聲望的棉人出而領導，使在國際間耳目一新，則其在下屆聯大開會時便無法保留席位，「亞西安」亦將無能爲力，李氏且進一步指出：在棉人抗越領袖中，無論由施亞努、宋山或英丹出而領導，都非常適宜<sup>⑨</sup>。其實李氏代表「東協」所發表的此次談話，對北平而言，並非出於意外，且早有成竹在胸。

不過在普瑞姆與李氏先後訪平之時，中共對「東協」此一意願，並未立即表示同意，延至今年元月下旬，始由趙紫陽訪泰時作出承諾。據親政府的「曼谷郵報」於趙紫陽與普瑞姆商談結束後，發佈消息稱：喬森潘將讓位給宋山，並由宋氏以總理兼任外

註⑧ 同註⑥。

註⑨ 「李光耀答『遠東經濟評論』主編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出，三版。

長，而棉共巨頭波特與英薩利等，都將隨喬森潘自我放逐到北平<sup>⑩</sup>。由此可見趙紫陽已向泰方表明了中共同意「東協」的要求。若問北平何以如此遲遲才能作出答覆？顯然是由於「亞西安」所提團結棉人抗越勢力的方案，與中、棉共所預擬的辦法並非完全相符。雖然這並不悖於中共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策略，但如何將計就計？及如何制使棉共巨頭就範？仍須大費周章。

棉共在統治期間，其嗜殺殘暴的惡名早已傳聞世界，廣大的棉人更與它不共戴天，至棉共被迫退出金邊後，爲了爭取國內外同情支持，雖將兇殘的波特總理職位授予喬森潘接任，但仍然無法掩蓋此一恐怖政權的惡名。至於由施亞努擔任遙領的元首——像當年他在北平所組成的高棉流亡政府一樣，並由喬森潘在國內負責實際責任，應該是順理成章之事；無奈施亞努被棉共囚禁的餘恨未消，他對此所提出的條件使棉共與北平都認爲無法接納，因爲他必須使棉共政權澈底解體，任由他另起爐灶，並將棉共軍另行改編而併入他重新編練的抗越新軍之中。

至上年秋間，施亞努於痛罵棉共爲超級「法西斯」，表明再也不能受其利用及從此不再涉足政壇的同時，卽一怒而由北平轉赴平壤定居。此卽顯示了中棉共企圖再利用他以收攬民心及改變國際觀瞻的策略已經落空，然而內外的壓力則更形嚴重，遂不得不將目標轉移到宋山。

### (五)、「東協」在中共以棉制越策略上的地位

兩年以來，「亞西安」在外交戰線上，不惜竭盡所能而維護棉共政權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正如新加坡外長丹那巴南所指出的，祇是爲了抵制作爲越軍傀儡的橫山林政權，使其不能進入國際論壇，並非表示對中共在高棉的夥伴有所偏愛。「東協」領袖當然早已了解，如果將越俄勢力逐出高棉之後，再讓中共一手支持的棉共政權重回金邊，其對泰國及新、馬等國所形成的威脅，將比越俄盤踞下的高棉尤有過之。所以在泰國讓棉共流亡政權取得外援有路可通的同时，更着重於給予棉人反共抗越武裝接援的便利。是以宋山領導的「高棉民族解放軍」及英丹領導的「自由高棉軍」都能够生存壯大。

至上年十一月聯大再度通過保留棉共政權代表席位後，普瑞姆與李光耀次第訪平，代表「東協」要求北平促使「民主高棉政府」必須徹底改組，由非共的棉人抗越領袖出任領導人，實卽此一區域組織在策定對俄侵棉外交作戰的另一部署，旨在避免造成引虎拒狼的後患。要求棉共交出軍政權力——包括總理與外長等職位及其部隊重新整編，這可能是由宋山所提出，實際上也是出於「東協」的意圖。棉共之所以不得不予以承諾，且包括三巨頭都自我放逐到北平，顯然是無法抗拒來自北平的重大壓力所致。中共當前的策略，雖仍然是以高棉作爲制越的據點，但由於必須借助於「東協」，以致對其所扶植的棉共勢力的消長問題，

註⑩ 入法新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二、二，引述〔曼谷郵報〕當天報導。

在利害相權之下，不得不有所讓步。而在另一方面，河內遠征高棉的廿萬部隊，經過了兩年多的長期苦戰，不但無法對棉人抗越武裝掃穴犁庭，且已陷入泥淖，師老兵疲。蘇俄既須每日支付三百萬美元以上的戰費，固然是沉重的負荷；而河內在人力資源原感不繼的情況下，又須補充高棉戰場的傷亡，及動員民力擔任後勤轉運。此不僅造成生產線上的人力益加不足，且使反戰情緒高漲，兵士逃亡日衆。這些都有助於中共在越南內部製造叛亂，並使其擴大升高。

中共對棉戰的企圖在於長期拖延，使越軍在棉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俾便拖垮河內親俄政權，而由它從容支使越共親「華」派乘勢取代。在北平卵翼之下的越南反叛領袖，已有黃文歡、張如噪、阮高奇等，可以號召左、右、中立各派叛亂勢力合流；且在滇桂海南各地召集越人，編練裝備成軍，作為越共親「華」派另組政權的武裝部隊<sup>⑩</sup>。一旦河內爲了急於結束侵棉之戰而將戰局擴及泰邊，以便對叛軍掃穴犁庭，則必將引起泰軍的反擊以及「亞西安」夥伴國的協防，再加上美軍爲履行「東約」義務，捲土重來。屆時，中共軍即可再攻入越北，掩護越共親「華」派率兵入越建立反俄政權，並與越南內部的所有叛軍裡應外合。這便是當前北平爲了實施以高棉爲制越據點的策略，必須拉攏「東協」爲首要的來由。

## （六）、棉共的民族統一戰線

至於棉共三巨頭一旦都放逐離國後，無論是施亞努或宋山所領導的聯合政府，能否因此取代棉共的軍政大權？棉共組織是否將從此解體？要解答這些問題，須先明瞭中共以退爲進的策略。一九七二年，正值北平竭力爭取與東南亞非共國家貿易建交之際，中共的理論政策權威刊物——「紅旗」月刊發表了一篇以「民族解放應有之認識」爲題的論文，其中指明各國共黨所進行的「階級革命」鬭爭，應以「民族解放運動」爲掩體，不能一開始便赤裸裸地標榜馬列主義；且須以自力更生爲主，不可倚賴太多的外援；而中共所能給予的最有效援助，則爲奪取政權過程的「經驗」<sup>⑪</sup>。

當時新加坡「新國家日報」即曾根據此文，發表一篇題爲「中共對東南亞的新策略與動向」的評論，確認該文乃北平爲了配合周恩來對東南亞國家的微笑外交，遂不得不昭示其在此一區域的造反夥伴以退爲進，使馬列信徒滲入「民族解放運動」集團，以沖淡北平前此所強調的支援各國共黨武鬭奪權在各國所造成的赤色恐怖感，從而鬆弛其戒備<sup>⑫</sup>。「紅旗」月刊這篇文章雖已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歲月，但其中論點，仍可用於剖析今日北平不惜使棉共三巨頭自我流放以換取與棉人反共抗越勢力組成聯合政府

註⑩ 中央社倫敦電，引述「觀察週刊」報導，一九八〇、十一、二。

註⑪ 「民族解放應有之認識」——「世界史第四講」，「紅旗」月刊，一九七二、十一月號。

註⑫ 「南洋商報」轉載「新國家日報」專文，馮青蓮著，一九七二、十二、廿七，三十四版。

的居心。

各國共黨進行赤化奪權，不外兩條路線：一為運用武裝暴力，一為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這兩條路線可以同時並進，也可以交替運用。歷史告訴我們：中共在奪權過程中的得勢，並不在其以殘暴恐怖，靠槍桿子建立「蘇維埃」紅區之時，而是在其宣佈放棄馬列主義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參加抗戰的過程中得以坐大<sup>⑭</sup>。更值得玩味而發人深省的，為「紅旗」月刊那篇論文中所稱：中共所能給予各國造反夥伴的最大支援，是它奪權的「經驗」。回顧抗日戰爭之初，中共於決定遵循莫斯科所指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便立即密令紅軍：須以七分力量擴張本身勢力；以二分力量對付與它聯合抗戰的「國民黨」，祇以一分力量抗日<sup>⑮</sup>。這項指示，移用於今日棉共以退讓換取與反共抗越各派組成聯合政權，可謂十分切合，也是來自北平最有用的支援。

### (七)、針對棉人反共抗越陣營的分歧進行統戰

環顧棉人反共抗越勢力陣營，可謂十分複雜紛歧，實力較強的三部份：一為以英丹為領導人——由彭阿查本實際負責的「高棉民族解放陣線」，號稱擁有武裝部隊六至八千人；二為宋山領導的「自由高棉」軍，據估計約有六千名戰士；三為擁施亞努的抗越部隊，實力如何，未見透露。此三部份棉人抗越勢力雖都站在反共抗越立場，但在面臨強敵進迫的情況下，不僅沒有統一指揮，且更互相水火，經常發生火併<sup>⑯</sup>。這三派勢力一旦與棉共組成了聯合政府，又安能禁得起共黨份子的挑撥分化？

誠然，喬森潘早已表明：「民主高棉政府」願意放棄馬列主義，俾與愛好自由的愛國抗越勢力並肩作戰，爭取恢復高棉領土主權<sup>⑰</sup>。不過他的話，祇是棉共遵循中共所指示的路線——將中共當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高棉翻版，變為棉共的「抗越民族統一戰線」——使棉人反共抗越各派都墮入其統戰彀中，回顧中共當年曾宣佈放棄共產主義，服膺三民主義，從而參加了抗戰陣營。實際上它祇是藉此披上民族主義者的外衣，以便致力於分化與它聯盟的「國民黨」。在拉攏左派，爭取中間份子，打擊右派的策略下，遂形成了中共的實力日益壯大，終致神州沉淪於赤浪紅流。

就高棉當前反共抗越陣營的分歧情況而言，在與棉共組成聯合政府以後，棉共師承中共的統戰，將聯盟的各派於分化後一一

註⑭ [中共史論]，郭華倫著，上冊，本中心出版。

註⑮ [蔣總統傳]，中冊。

註⑯ 「政治解決高棉爭端的探討」，本刊，十九卷，五期，一九八〇，二，拙著。

註⑰ 入法新社V高棉「荔枝村」電，一九八〇，八，廿。



納入數中，顯然是更加輕而易舉。這便是「紅旗」月刊論文中所稱北平給予各國共黨最大的援助——「革命」經驗。由此更不難看出：趙紫陽在曼谷所傳達的中共對棉共政權徹底改組的承諾，在表面上固然是已竭盡所能不惜犧牲其夥伴棉共，但實際上，則在替惡名昭彰於國際、在國內更加天怒人怨已達垂死邊緣的棉共，重開其復甦壯大的契機。棉共三巨頭甘於自我流放，原因在此。

已經宣佈誓不涉足政壇，且斷不再與超級「法西斯」棉共合作的施亞努，一經聽到喬森潘願意將政權讓給宋山的消息傳出，立即聲明願再為馮婦，並經由棉共政權駐平壤使館及「法新社」駐平記者，雙線通知中、棉共，要求為此與喬森潘舉行會談，以便商討組成抗越聯合陣線及政府問題。其實此即中共指示棉共推行「抗越民族統一戰線」的首次戰果——分化聯盟陣營，以便壯大本身。中共的此一統戰策略，已使先前認為合作條件不能滿意，斷然拒絕與棉共聯合抗越的施王子，爲了嫉視宋山的得勢，遂不得不自毀前言；而喬森潘亦立即捨宋而就施，遑赴平壤與他會談；同時一向與施勢不兩立的英丹，居然受邀遠從巴黎到平壤赴會<sup>⑩</sup>。這都說明中共指使棉共所推行的「抗越民族統一戰線」已經發生了分化作用。

## (八)、結 論

當前中共對高棉的策略：雖然仍在制越，但其所依賴的制越夥伴，則以「亞西安」及其支持的棉人抗越勢力爲主體，並不限於棉共獨佔流亡的「民主高棉」政權。其所以在這方面不惜遷就「東協」的意願，便是欲藉此一區域組織的力量，在高棉長期拖住河內親俄政權的廿萬大軍，棉戰能够長期拖延，正可使中共從容部署越共親「華」派奪取河內政權。這與「亞西安」所期望的——儘速以談判解決高棉爭端立場，正好相反。

至於北平之所以竭力說服棉共巨頭將政柄交由棉人反抗越領袖擔當，除遷就「東協」及爲棉共開啓新的復甦契機而外，尙另有來自橫山林政權的壓力所促成。因爲駐棉越軍及其金邊傀儡，已將當年吳廷琰政府的「戰略村」措施移用於今日高棉，在其勢力範圍之內的每一農村四週都是深溝高壘，由民兵、自衛隊、金邊政府軍、越南部隊重重佈防，不僅夜晚在村內的農民都可安居，而白天下田工作時，亦到處都佈有崗哨，一經發現敵蹤，在警報傳出後，所有防衛武裝立即應聲而來，以致棉共游擊隊無法隱藏而又野無所掠<sup>⑪</sup>。

註<sup>⑩</sup> [星島日報]，一九八一、三、十二，二版。

註<sup>⑪</sup> 「東歐記者筆下的高棉現況」，「中國評論」，五六五期，吳紐著，一九八〇、十二、五日出版。

高棉農民之所以甘願參加「戰略村」與越軍合作，並非漠視民族大義而忘記了棉越世仇，實乃由於他們對棉共波特政權的殘暴記憶猶新。他們在談虎色變的心情下，唯恐棉共捲土重來，遂使越軍與橫山林政權得以弔民伐罪的姿態，獲得了棉人的合作。棉共在棉東湄公河三角洲的一股，負有中共界子的與南越叛軍聯絡任務，如果「戰略村」繼續擴展，則將使北平以高棉為制越的重要基地無法保存。所以唯有捧出反共而具有聲望的棉人抗越領袖主持「民主高棉政府」，方可號召農民歸心，瓦解「戰略村」，這又是北平不得不讓棉共巨頭自我流放的另一居心。

誠然，施亞努的善變與其突然熱中於重作馮婦，以及所提條件的無法見納，中棉共都早已洞悉，其所以仍然表示歡迎並由喬森潘與之商談，乃爲了藉此加深反共抗越陣營各派的矛盾，且可拖延時間。這對中、棉共都有利而無害，並不影響中共以高棉為制越據點的策略的實施。

##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五元  
航空美金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